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政治週報

第五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七日廣州政治週報社出版

目錄

國民黨的真解 (爲俄國工人報作).....胡漢民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先生之財政報告

蔣介石再論聯俄

汪精衛先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政治報告

反攻 (共三則).....雁冰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概要.....吳玉章

國民黨的真解

(爲俄國工人報作)

胡漢民

「工人報」要我做一篇說明國民黨的文章，這是很費筆墨的事，我現在只能做一個真切淺近的解釋，教世界上無產階級認識國民黨的真相。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抱有由中國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國民黨的黨綱由三民主義演繹而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份子惟一的組合體。國民黨爲以黨作國民的領導者，植基於工農階級而爲全民的利益；同時分析各階級的分力量，利用其革命性推動前進，注重的是保護工農階級的利益扶助其團體發展謀其解放。于現在國民革命的時期，則集合全國民衆從軍閥專制的手中，奪取政權，還之民衆。并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被壓迫的民族，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奮鬥，打倒帝國主義。這便是國民黨的性質，和其在中國的作用。

現在無人不知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也知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却未必知道國民黨三民主義的解釋，故此常不免有誤會，我可以把本黨總理孫逸仙博士的解釋引述出來，這是本黨的訓條，本黨黨員一體接受，不能有別的曲解的。

就於民族主義，孫博士說：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弱小民族都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這些被壓迫的民族聯合，一定要和那些強暴國家拚命一戰。將來國際大戰不是起于不同種之間是起于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

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戰爭。……我們要能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世界上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壓迫人的二萬五千萬人。

就於民權主義 孫博士說：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以有團體有組織的民衆，管理政事，纔叫做民權。……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萬能的政府，全歸人民使用，爲人民謀幸福。

就於民生主義 孫博士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就是要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營，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甚麼事都可以共，才真達到民生主義目的。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這樣的，可見國民黨是抱有由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而毫無疑義。祇有遵守着三民主義的黨綱爲革命奮鬥的人，才是孫總理的信徒是國民黨忠實的黨員。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一貫的，是依着孫總理的解釋而規定了的。主義範圍固然絕對不容把民族主義變做狹隘的祖國主義，把民權主義變做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把民生主義變做改良社會主義，像現時已經倒斃的第二國際一派人的思想見解。更其絕對不容有

人從三民主義割裂的，就其階級本身利益接受一部份，而拋棄遺忘了其全部。我看報紙上有時有國民黨代表小資產階級一句話。這容許是未認識國民黨整個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真正革命的精神。

或者是因為國民黨的黨員，一派有如上文所述誤解了三民主義，或祇是割裂的接收主義的一部份，違反了全部；他不經黨的決定，——

且與黨的議決違反——而自發表其意見帶有資產階級的意識，于是招惹此種批評。然而這種黨員不是謬誤，就是犯了不忠于黨的罪過！國民黨自有嚴正的黨綱，不容假借，決不能以這種個人的非黨的言論行動，而認爲代表了國民黨。我敢說做國民黨黨員的

應先排除了資產階級的意識，至若強派國民黨去代表什麼資產階級，更其無謂。——主義上既是不可，事實上又是不能，這是無待深論的，——好好的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可以弄出什麼改良的馬克思主義，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我也難保中國不發生出什麼改良的

孫逸仙主義，修正的孫逸仙主義，既是成了修正的和改良的主義，便不是孫逸仙主義。猶之社會改良修正派，決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所以常說：「孫逸仙總理的偉大完全從革命上來，」如果離掉革命說，就沒有孫逸仙，也不是孫逸仙，除了革命性，就沒有三民主義。以不革命的社會改良主義派的思想，做他代表什麼階級是可能的，然而他們決不足以代表國民黨呀！至于在國民革命時期，

國民政府財政部宋部長之財政報告

國民政府成立之始即極爲重視財政，因財政對於全國人民之經濟的影響實至巨且大也。欲適依孫總理之遺囑而從事於種種建設中國之計劃，非先使國家之財政及經濟有堅固之基礎不可。

全中國民衆還是整個的受帝國主義壓迫着痛苦的階級，除却了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和買辦階級，則任何階級，都可以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一般莫大的利益。我們當然可以集合各階級的力量向革命前進，當然不是蔑視各階級而不和他發生關係，却是我們于根本問題——整個的三民主義——始終的旗幟鮮明着不調和不妥協的。我們在廣東討伐南國的事實，就完全可以證明。如果僅就某一時節和某一階級發生關係的一點，就說是代表了某一階級，這種觀察未免太不顧事實了。列寧也曾說「我們應當組織反對政府一切勢力成一固全民運動……這樣去實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勵應當有一政黨能結合一切，攻擊政府軍隊成一統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體平民的名義去行」，這無異乎替中國現時的革命說法。國民黨的策略就是如此。

國民黨的真相我已說得很明白。至于國民黨在中國三十年革命的歷史爲民族革命的使命、推翻滿洲政府的經過、以後和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奮鬥，一九二三年改組以來的進步，國民黨現時的組織，對于工農階級的關係，全國工農羣衆的傾向，我曾于蘇俄十月革命紀念的感想一篇文章內以本身檢查的意義說過了許多，可以供讀者參考。我從不慣替自己的同志誇張揄揚，我覺得我的文章向來就是過于老實而缺乏一種煽動性，所以現在這篇文章就說到這裡爲止。

廣東境內之戰事已逐漸告竣，反革命之勢力及外國資本之工具已逐漸消滅，統一廣東全省之後，則政府所擬定之改善財政的計劃自可隨之而實現。

改善廣東財政之首要的計劃在統一廣東財政而直接受轄於財政部。統一財政實爲統一廣東，統一民政及軍政，取消個人霸有民政及軍政之權衡的步驟。軍政及民政均已統一之後，國民政府自能將孫總理所萃精會神期在必成之統一財政的計劃實現。現在此計劃之成功已在九成以上，政府之各種徵收及費用均已直接受轄於財政部，政府之收入較諸昔時亦已大大增加。民國十二年全省之收入爲一千萬，其每月之平均收入爲八十五萬八千元，民國十三年全省之收入爲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其每月之平均收入爲六十六萬五千元，十四年起始之各月政府每月之收入約爲一百五十萬元，然十月之收入已達至三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元，而十一月收入則爲三百八十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八元，十月及十一月政府之收入較諸往年政府之收入已增加六倍有奇。至十四年國庫收入之比較，則十四年八月之收入較諸七月其增加率爲百分之七十，十月增加率爲百分之九十。國庫之收入已經增加則國庫之支出亦亦增多。此國庫收入之數目足以證明統一廣東財政的成功，此種成功足爲將來改善國家之財政堅立良好之基礎。東路南路及北路之敵人均已告肅清，政府之收入自當加增，而其支出亦當比較增多。財政部目前之重要問題便在製造一精確的預算使國家之財政能依一定之系統進行，此種預算之製造現已有頭緒。在製造廣東全省之總預算時，財政部領爲種種複雜的預備的工作。數月前，國民政府特別組成一預算委員會，各委員對於廣東財政均有詳明的研究，此委員會對於政府之預算并已有數種之議決案，此委員會對改善廣東財政制度（稅項制度）貨幣及公債制度均已重要提議。去年下半年廣東即有一合法之預算，而此預算實爲廣東第一次之合法預算。

十二月各機關之支出即依照此完善之預算而行。本年上半年之預算亦已製備，至正月此預算即可經政府之批准而廣東之財政當可依據此預算而行。各機關之支出預算經已審定，則各機關之費用自不能在此審定預算之外。

廣東之軍事告竣後，國民政府對於行政方面之費用當可增加。教育費，衛生費，建築道路費，改善市政費，其他偉大建設如建築商港等費亦必大爲增加。此種費用增加之後，軍費亦不至減少，因政府之增加的收入當可用於此種種和平的建設之計劃上，而防衛國家之費用亦不減少也。和平的建設已能實現，則明年上半年之預算較諸本下半年的預算自可有更大的成功。

政府現在積極從事於產業的收入，如鐵路郵政電報等，此種收入加增時，政府當能減輕稅項的征收。關於增進此種產業收入，政府已擬定種種計劃。政府已委派一特別委員會以調查廣東之鐵路，及設法增加鐵路之收入，因鐵路之收入較諸昔時不惟無增加而且至減低也。

政府現在對於鹽務之收入已特加注意，并擬定種種改善鹽務之計劃，擬將鹽運使及鹽務稽核兩平行之機關合而爲一以省經費。以現鹽務之收入較諸從前已有增加，將來改善鹽務組織之後，則鹽務稅率雖不增加，其收入亦可大爲增進。鹽爲日常之需要，而窮人之需鹽較諸富者爲尤殷，故鹽稅實不宜加增。鹽稅之組織經已改善之後，則種種鹽務之什捐當可除去，此種雜捐之廢除經已由政府決定，如是則售鹽者已省去多種手續及納費，則鹽價自當低廉也。

政府同時擬改善種種專利制度，如禁煙及火油等專賣之組織，

此種制度改善之後，政府之收入自必增多，而同時并能多設專賣機關，如鴉片專賣等。

政府現在所視為最重要者，便在改善稅項之制度而使之單簡。種種之苛捐雜稅，及其種種不良之征收制度及其機關，當在取消之列。因此種種不良之機關專門從事于製造新稅，全不理及人民之福利，現在之軍政及民政之機關多有從事于此種暴民之事者。此種行為于人民有極大之危害，而于政府亦全無利益之可言，因政府對於此種種雜捐之收入實至微，而其餘之收入則如煙如霧不知其去向矣。

在此種不良之稅項制度下，商業及人民之福利實無發展之希望，而實為增進本省福利之絕大阻碍。財政部對於此種種不良之制度已明知之，然非使國家達于今日之和平建設時期，實不能有所改良也。政府除決定數種重要之稅項外，其他種種危害國家福利之雜捐，當能逐漸清除之。根據各種報告，現在存在之稅項約有百種，此種稅項均名目混雜，經多種機關之征收，然其危害於人民之福利則一也。為人民之福利起見，政府當能將此種種苛捐雜稅全數清除之，而代以數種較重之稅項，此種辦法能使稅項之制度單簡，而同時并能清除其積弊，此種辦法施行後，人民之負擔亦輕而征收者之偽行亦無從施用矣。

為使稅項制度單簡起見，財政部已特別注意間接稅項及物產稅使此種稅項之征收方法單簡而便利。關於整頓此種稅項一層，已有特別之成效，如煙酒印花之收入于九月之內，增加十二倍有奇。同時財政部并設法使各界人士對於國家之合法稅項均有同等之負擔，此層亦為新創之事，舊日之理財者實未注及之也。

政府對於取消厘金一層亦已積極進行。或以為取消厘金之後，當與外國貨物以深入內地之良好機會。然為發展國內實業起見，政府已議定廢除厘金及取消關稅稅章之限制，重征外國貨物而輕征國貨，因現在之厘金制度實足以危害人民而同時阻碍本國之商場及其實業之發達也。

當運輸一種貨物時每被征收十次至十餘次之厘費，商人將多納之厘費計入貨價之內，因此貨物之價格高漲。貨價已漲，人民之購買力自弱，而國內商場，因是無發展之希望。此種制度實足以病國害民，而亦無從阻止外國貨物之侵入也。厘金制度對於國民之侵害已若斯之大，而于政府實亦無何種利益之可言，因厘金收入之大部實已為召承厘廠之商人所侵食，其繳交政府者實其中之少數耳。為今之計，政府宜即廢除厘金採取不同之關稅稅章，以防外貨之侵入，然後土貨方能有所發達也。

在關稅未能自主時，財政部擬以一種厘金稅則以代多數厘金之征收，交納一次厘費之後所有運輸之貨物即可安抵其目的地，不受第二次之征收。此實為過渡時期之一種辦法，然其征收國貨及洋貨之稅律當不相同，其辦法與關稅辦法相似。此制度實行之後，本國之工業及商場均有極大之利益。至關於廢除厘金一層，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有廢除厘金之明文，而廣西亦已于光緒年間以統稅代厘金，近日北京亦決定以暫時之附加稅代厘金，此附加稅實與統一之厘金無異也。

財政部現正注意于商人之承餉及投稅一層。此種制度對於整理國家財政上頗有防碍，于政府固無利益之可言，而于人民則有絕大之危害。因承餉之商人多自作自為，惟利是圖，而置人民之幸

屬于度外也，此種制度當逐漸設法清除之。

雖有最理想之制度，政府若不施諸實行，若不先清除此種種不其之稅項及其制度時，亦不能有效果也。政府已向人民征收法定之稅項後，自應設法清除種種不法稅項之征收，如現在各種軍隊甚至極小之軍隊及下級之民政及軍政人員均有抽收不法稅項之事實發生，而盜賊之不法行為猶未加入也。此種種之障礙，實萬不能令之存在，應即清除之而使財政部為征收合法稅項之唯一機關。

為清除此種種障礙及實行財政部之新計劃起見，財政部已擬定一完美之方法以應付之，此種方法亦已得國民政府之批准。

為清除此種種障礙起見，財政部特別設立一保商衛航局。此局之轄下有陸軍及海軍，并在本省重要之處設立海陸軍之區站，以監察種種不法之稅收，使水陸皆得自由運輸，并同時嚴厲取締不法之征收。此局同時與本省各處之賊匪作戰。賊匪實為商業之大害非清除不可也。國民政府對於此局之組織已特加注意，而此局之組織已若足完備，且又有海陸軍供其指揮，當必能使人民皆樂于其業也。財政部同時并令此局担任查緝私運之職務，因私運實于政府之專賣品之餉項大有影響也。此局之令名為「緝私衛航局」集合現在數種不同之組織于同一組織中，以增進其與非法匪徒之作戰力。

財政部對於財政人員及征收稅項之人員亦已特加選擇，以防止昔日之種種私吞公款及其他之弊端。

為民福利之新計劃施行之後，今年政府之預算當可達至六千萬或七千萬。政府之收入雖大加增，然人民之担負則不致加重，因若以廣東之三千五百萬人民計之，則每人之担負僅為二元，較

諸歐美各國人民之担負實至微也。如由廣東人民所征收之關稅，能收回以供國家之應用時，則廣東每年之收入最少可以加增一千二百萬元。民國二年廣東海關之收入已達至七百萬元，現在廣東對外貿易已較前發達，則海關之收入自必大為增加也。

廣東之紙幣及銀幣之種類之雜，且又無統一之幣制制度，因而輕銀及偽銀充斥市面，大洋小洋之數目紛繁，外國紙幣因得深入內地，為一切交易之標準。凡此種種，皆使人民受重大之損失。因在找換銀幣時，人民所受之損失，實至巨大也，因以物價高漲，而外國之殖民地銀行則坐收其利，廣東每年銀市之損失，蓋數百萬，此巨款均歸外國殖民地之銀行，本省銀行之所得者，實其殘餘之碎骨耳。

國民政府已決定數種計劃以改善廣東之幣制。因幣制之不良固足以影響商業，然政府所受之損失實大也。關於改善幣制問題，已有彰著之成就，而中央銀行之紙幣亦已完全為本國商場所信仰。中央銀行之紙幣的信仰之所以能高漲者，蓋有其因也。廣東征之時，陳述及帝國主義者廣布謠言，人民紛紛將中央紙幣找換洋幣；對於此種找換，中央銀行毫無留難，而以毫洋收回紙幣。因而國民及政府之敵人均完全信仰中央銀行的紙幣之可靠，且有確實之担保，而知中央紙幣對於內地之交換，較諸外國殖民地之紙幣尤為可靠。

中央銀行之紙幣之散布於內地之銀市，已日見擴大。人民及商業對於中央銀行紙幣之要求，亦日要加增。然此種要求，實難滿足。因政府對於發行紙幣，實有嚴格之限制也。欲知全省商業之週轉所需之金錢，須考查本地貨物之買賣。然據海關之報告

，則民國十三年洋貨之輸入廣東為數二千八百萬兩，約為三千六百萬元，然這禁品之入口及出口之數目，尤未計入也。除海關之數目外，仍須加入廣東內地貿易之數目。廣東內地貿易之數目約為數萬萬元。由是可知廣東商場每年週轉之總數在數千萬元以上。

然國民之存積積蓄之數目，仍未計及也。從前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四千餘萬元，此等紙幣均能自由交換，而不至補水，而在本省之市場中，外國紙幣亦極其通行。少量之中央銀行紙幣之所以能補足本省商場週轉者，蓋由中國南部發生內爭時，外國殖民地銀行之紙幣得乘機侵入國內商場而成為交換之標準也。當國家之財政已整理停當，及已增進之後，則政府之紙幣當為本省商業週轉之基本，而外國紙幣當逐漸離去廣東，而斯時中央銀行當可以借出大額款項，為發展內地實業之用。發行新紙幣時可以交換券及其他實質之金銀為其担保也。

國民政府對於改良幣制之辦法，決以國家新鑄之足成銀幣以代昔日所鑄造之低成銀幣。新幣之鑄造分為大洋（為一元及半元之銀幣）及小洋。新幣之一面，印有大元帥之像，其他之一面則為黨旗及國旗。此新幣當中國之標準貨幣，直至中國由銀本位而為金本位時方止。現在世界之各國仍用銀本位者，惟印度及中國而已。以銀為本位之國家，實與金本位之國家以最好之侵襲機會也。

財政部接受一切計劃，以改善國家財政。施行此等計劃時，對於人民及商業均無妨礙。此種種改善財政之計劃，當必受人民熱烈之歡迎，因此等計劃為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而設備也。

財政部并擬改善借貸制度，及使本國及外國銀行在同時之地位

上，而以中央銀行為經濟及財政之領袖。近月來，中央銀行已大加擴充，并已有極優異之成績。在本年十一月內，中央銀行每月之週轉（Turnover）已增加二十五倍有奇，在最近四月來，亦已增八倍有奇。現在每月週轉之數，已達至八千五百萬至一萬萬元。若欲由人民在中央銀行所貯蓄款項之增減，以徵知中央銀行對於人民之信用，則於本年十一月中央銀行之各項貯蓄，已增加六倍有奇。

在此最近之四月以來，各機關及人民所貯蓄於中央銀行之款項，亦已增加四倍有奇。在本年十一月，中央銀行各款之收支，亦已增加十倍。紙幣之發行，雖已增多，然仍不足供市面之需求，而新從敵人手中取回之各府縣，對於中央銀行之紙幣的需求為尤甚。中央銀行之各項事業，無不日見發達，而在最近幾月來已增進三倍半有奇。凡此種種，均足已證明中央銀行對於國內經濟界之影響已日見擴大矣。

至關於國家之債項一層，政府擬應用國內公債以集款項，而專于國家之偉大經濟之建設。現本省之軍事已告結束，建設事宜實宜起始。

國民政府擬于最近之將來發行第一次內國有獎公債，以集款項築黃埔商港。此計劃完成之後，廣東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對外商業之權衡。如廣東每年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其商業贏餘之半數，則此商港每年之入款當有一萬萬五千萬。建築商港計劃之關於國家及民生之福利，實至巨且大。而此公債實肩負極大之責任也。

此公債之一部份或當用以消除擾害人民之土匪。總之，此公債實全為人民之福利而募集，其當有良好之成功，亦意中事也。此公債為短期公債，以政府將來增加之收入歸還之。現在國家之收入

，已日見增加，以政府下年所增加之收入以歸還此一千萬元之公債，實易事也。爲使此公債易於募集起見，因特令其爲有美性質。

蔣介石先生再論聯俄

——一月十號在黃埔軍校歡宴第二次全國代表及俄國同志大會演說——

今天本校歡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希望諸位，要當本校是各位自己的家庭，此學校就是各位自己的學校一樣；本黨不幸，我們的總理死了！可是他的精神還是長存不朽的。現在總理的精神寄在那兒呢？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的身上。

今天我對諸同志的報告，就是對總理報告一樣，不敢有絲毫虛假。本來總理既死，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我們總理的化身。因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秉承總理遺志，繼續總理生命的一個關鍵。就是各位同志對於本黨負有繼往開來的責任。

本校是本黨的學校，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物，可說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無黃埔軍官學校，並且由此可以明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使本校滋養生長的一個機會。如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本校就無生長力量。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既產生了本校，本校的經過情形，既當向諸位報告。本席同志廖黨代表與汪黨代表等，承先總理的命令，從去年五月十三日經營迄今，只有半年。第一期學生，原只有四百七十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未畢業者，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四百七十名學生，而今只有一百四十名了，其餘的都是非死即傷，其中派去外省宣傳的不過是少數。不幸學生們死傷了這許多，而且今天

此公債之巨大之彩金，當能吸引人民之注意，而人民當以其餘款購買此公債，以博巨大之彩金及貯蓄其剩餘之金錢。

諸位到此，已不見總見和廖黨代表與我們奮勇不怕死的已死學生同志們，兄弟想到這點，實在是說不出的悲痛，想諸位的感想亦是如此，以下再補足學生們所說的幾句話：

我們革命口號，是：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是總理生前所定下來的。打倒帝國主義是對外而言，打倒軍閥是對內而言。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此非中國一國所可能，一定要聯合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向世界帝國主義者國內共同進攻，然後方可達到我們目的。再說打倒軍閥。軍閥是什麼呢？軍閥是由帝國主義而產生的，無帝國主義，即無軍閥，那末我們要對內打倒軍閥，必先要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因爲打倒了帝國主義，國內軍閥自然跟着消滅了。這樣我們要打倒世界帝國主義，是不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去奮鬥呢？說到這裏，要請各位同志注意一件事，就是本黨還有些同志和各省有些民衆，不能明白此義，以致懷疑叢生，以爲我們聯俄，是欲借外國力量，來平內亂。這完全是弄錯了。此點關係於本黨前途極大，不可以不明。今天在座諸同志，當然很能明白本黨聯俄的意義，沒有什麼誤會，不過我還要望諸位同志開完全國大會之後，回到各省向這些尚有懷疑的黨員和民衆來解釋明白或竭力宣傳；因此今天再有簡單說明的必要。各位代表同志，我們大家明白，現在中國問題，完全是一個世界問題。你看現在北京的政府，雖然是北方各省所承認的政府，

實際上段政府不是中國政府，乃是一個各帝國主義者的政府——各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目下中國樞密軍閥，還要算推段祺瑞，我們對內的目標，是要打倒一切軍閥，並非打倒段一個人，打倒軍閥，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國主義。我們由此可以看明白，革命的真義，用兵的意義，以至聯俄的意義，無論對內對外，都不過是單純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已。我們聯俄，實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只因為中國問題完全是世界問題，中國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們要中國革命成功，一定要聯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世界帝國主義者果真打倒了，中國革命方能成功。由此我們可以下一個中國革命聯俄的定義：「我們聯俄，實在是聯合世界革命黨，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聯俄，不可當作聯俄一國看待，亦不可當作聯俄國政府看待，我們是要當作聯合蘇俄全體人民和蘇俄全體革命黨同志看待，亦可當作聯合世界革命黨同志看待，才不會誤解。諸位同志，如將聯俄當作聯某一國看待，便看錯總理聯俄的意思了。總理毅然決然地聯俄，即在聯合世界革命黨，因為蘇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進取中心點。不僅對於我們中國國內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我們要聯合世界的革命同志來打倒他，如果我們中國或是本黨產生了新的軍閥，或竟變成了新的帝國主義者，那麼不單是中國人俄國人，就是世界革命黨，也應該一齊聯合起來來打倒我們中國的軍閥，和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反而言之：比方說俄國今天來幫助我們，是如同從前日英帝國主義者，幫助中國革命，另有用意的一樣，或是蘇俄將來又回復到舊俄的政策，變成了一個紅色的帝國主義者。那末不論他是怎樣強大，我們還是要聯合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

壓迫民族去打倒他的！

總之，聯俄是總理定下的政策，總理的一切方針和目的，決不會有錯誤的。我們對俄國認識的地方，在客觀方面，是認識他蘇維埃憲法和制度上得來的。由這一點再看到他全國的民衆現狀，是再不許他有復蹈帝國主義覆轍的餘地，所以說俄國同志要到中國來攬權竊柄，想來侵掠中國是事實上做不到的。這並不是單單由中國人防備可以制止的。是在他俄國本國裏的黨員，和民衆，萬不能允許他政府有如此行動的，如果他政府政黨或個人有侵畧的野心，不待我們中國人去攻擊他，他們頭頭的黨員和民衆也自然會倒他的。所以我們對於俄國同志，只怕他對於世界革命不肯負責任，而不要怕他來攬權竊柄。此外認識俄國的還有三點：(1)我們中國的敵人，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俄國的敵人，亦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如此中俄的敵人，是同一個的。(2)俄國現在的政策，是謀解放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本黨的黨綱和政策，也在謀解放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政策既同，而且我們中國自身又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各國，只有蘇俄是中國的良友。(3)俄國在中國革命的立足點上，認識三民主義是為中國救國救民的根本主義，因此決定中俄兩黨聯合共同奮鬥。蘇俄同志，不但不是不要我們施行共產主義，而且崇信三民主義，可以在事實上證明。蘇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猶非共產主義。將來如果時代到了要實行共產主義的時候，任何主義也不能抵抗共產主義的，同樣一看，如果時代是實施三民主義的時代，那麼誰的主義也不能來蓋過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的。這樣一看，可以明白本黨反對共產和擁護共產者皆非主義之爭，不過為私人的權利和意

氣之爭。再在事實上說：共產分子是本校本軍爲最多，可是他們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不但中國共產黨員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就是俄國同志，也是在中國國民黨內來做三民主義的工作。並且要請各位代表同志，開完大會回到各省時，對於反共產同志，可以問問他們，本黨的共產分子現在所做的有那一件事是行共產主義？那一件事不是實行三民主義？諸位這樣問他們，且看他們還有什麼話來答覆。

這一點，各位代表同志，不待我說早已明白的，可是本黨裏却爲這一點已起糾紛，尙希各位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裏設法解決這一點糾紛。不幸總理已長逝了，各代表同志以及本黨全體同志，不能使總理復活，問他到底誰是誰非；但是我們可以推想如果總理今日還在，當着本黨這種糾紛的時候，是怎樣一種心理呢？我敢描寫總理的心理供獻於各位同志之前。如果總理處此難境，一方面對於違反紀律的黨員是很痛恨憤激的；一方面對於本黨分裂的險象，實在是很悲哀憫惜的，而且是很不安的。我們黨員同志不幸當此大難，再不能問明總理應該如何處置，然而不是沒有方法來解決這件事的。現在我們既找不到總理來處置這件事，我們只有以總理之心爲心，以總理之志爲志，以總理之政策爲政策，以總理

汪精衛先生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政治報告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大會以前所經過的政治狀況作一個總報告：這個時期當中，差不多是兩年，在這短少時間，所能報告的，止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關於軍事方面，尙有蔣介石同志報告，財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書面報告

之主張爲主張，並且以總理之痛恨憤激爲各同志的痛恨憤激，尤應該以總理之悲哀憫惜爲各同志的悲哀憫惜。這樣，我們未亡的同志才可以安慰總理與廖黨代表等已死者之魂。那麼究竟有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糾紛呢？我們要安慰總理在天之靈，只有二種辦法：一方面是要整飭紀律，對於犯法的黨員要嚴重處罰；一方面是要安慰總理的靈魂不使本黨分裂。這樣既可以整頓紀律，又可以團結同志，我希望我們代表諸同志對於本黨內都要如此着想來處理一切，則各種糾紛，不難迎刃而解了。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黨百年大計所託的大關鍵。這個責任，是比總理存在時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加重大了。想必各位代表同志，一定有很好的方法來安慰總理在天之靈，也不待中正詳說了。

各位代表同志！今天，不要當我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中正完全以一個本黨同志的資格，對各位親愛的全國代表供獻幾句關切的說話，還希望各位同志在大會未議決以前各自發表意見，但既經決議之後，務要全體服從，不能再有異議。今天最傷心的是總理已死，使得我們說話沒有依據，弄得本黨如此糾紛。我們只有謹守總理生前的策畧和死後的遺囑，如果再有違反者即是叛逆。今天還希望諸位多多指教！

不過說及政治，不能不連帶到軍事財政方面，不說到便不能明瞭，所以兄弟今天所說也要把關及軍事財政的，說個大畧。

這兩年中政治狀況，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第一次大會以後，到總理北上奮鬥，就是由十

三年二月至十一月。

第二個時期是從總理北上奮鬥到總理逝世。這個時期很短，但關係却甚大，就是由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三月。

第三個時期是從總理逝世一直到現在，就是由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一月。

先說第一個時期：自從第一次大會發出宣言，說明中國之現狀，解釋三民主義之真諦，並決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綱，大會閉會後自應該遵照政綱去實行。但可惜那時種種障礙都還未除去。黨的最高權力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理當時要把軍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內，所以如楊希閔李烈鈞柏文蔚譚延闓都任為中央執行委員。

如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都任為中央監察委員。總理之意，是想將軍事上的同志，合攏起來，實行大會的種種決議案，使大家能真實在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不料這個意思却絕對不能實現。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都有最大的軍事上的勢力，却都不願意真心實行總理的主義的。其時許崇智同志還在上海，至三月後才回廣州，譚延闓同志孤軍駐在北江，後來又出發東江，受楊劉軍隊很痛苦的壓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從說到發展。雖然由總理召集各將領，開過幾次軍事會議，通過了許多重要提案，到底也是陽奉陰違，絕無辦法。有一次總理見得湘軍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們當時有四句很傷心的話，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但楊劉部下却盤據要津，把全省財政通通拿在手上，簡直不肯放鬆一點，給湘軍可以生存。記得有一天總理在軍事會議席上，有過十分沉痛的話。他說：「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在我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

回到廣州，止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要求我即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踴躍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踹，而於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當時楊劉諸人聽見了這話都說：「大元帥今天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都是服從你就是了」。總理因此才提出財政統一的辦法，這個議案當時一致通過了。但後來沒有一點實行。各軍依然是就自己勢力所能及的就隨意搶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無辦法。到九月十三日總理決定北伐，委廖仲愷同志做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又兼廣東財政廳長。把財政全權交廖同志一人負責。總理就和譚延闓同志出發到韶關。當時廖同志有一個通電是很沉痛的，電中說及廣東的財政情形，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拿現在的收入，供給各軍是足够的。如果各軍仍舊是任由這些騙兵悍將，貪官污吏，隨意去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這電的目的，在勸各軍交還財權。各軍跟着也發出許多响应的電但却止是一個空言，沒有一個人肯交一個錢出來。廖先生因此親到韶關再見總理，說明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他做財政當局，也是無用的，不特不能實行什麼財政計劃，就想籌一點餉也是沒法的。與其使他做財政當局，不過是空替大元帥多担一個惡名，不如准他辭職，還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財政

當局，專在中央黨部辦理黨務，并任陸軍軍官學校的黨代表，實心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時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是這樣情形，簡直是萬事都無從辦起，與第一次大會以前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自從蔣介石同志受總理命令，組織陸軍軍官學校以後，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業打好了一個穩固的基礎。此事蔣介石同志另有報告，此時不必詳說。此外還有兩件大事，也於革命事業的基礎，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和軍事是聯絡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針，一是農工運動。農工運動，中央黨部另有報告，如今把外交方針，敘述一遍。

要敘述外交方針，必要補說總理聯俄一切的經過。本來總理致力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銷不平等條約。既要取銷不平等條約，便一定要問到這些不平等條約，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由此推究，即知從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英法聯軍後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庚子聯軍後的辛丑條約，以至民國四年的日本二十一條件，都分明是帝國主義者之作祟。故此反對帝國主義，實是總理的，亦即本黨的向來目的。不過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一個口號。到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就職臨時大總統宣言，才說出「吾人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同時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這兩句話實是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真義。不平等條約的罪過，就是要中國單盡義務，而絕無權利。所以那時雖沒有明言取銷不平等條約，但這兩句話說起來，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二月，總理辭職來到上海，趁這一次和界外人的歡迎會，就已經直白說過他所要求於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們中

國。這可說是中國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第一聲。但從這日起，外人的報紙，便開始訕笑總理，決心幫助袁賊世凱去反對中國的革命黨了。外國帝國主義者，更答應袁賊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東南的戰事，袁賊即利用大借款以掃平東南農省的革命黨。因此才有民五的洪憲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利用段祺瑞，給以參戰借款及各種借款三萬萬以維持日人之二十一條件。此時可說已是革命黨與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期而無法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國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一致攻擊蘇俄，詆之為過激，貶之為地獄。但那時總理便說，俄國革命必定成功；歐戰中的同盟國協商國都一定失敗。民七總理在廣州辭去大元帥職，復回上海，因為深恨帝國主義者之日日把蘇俄造謠，會打一個電與蘇俄，慶祝他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奮鬥。其時世界上的交通機關都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電報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託美洲的華僑同志，打給俄國。列寧此時正在受帝國主義者四面封鎖，忽然接到總理這一封電，實在生出意外的感動，視為這是東方的光明來了。總理與俄國的同志，雖然在歐洲亡命時也曾有會過面，彼此討論過革命事業，知道他們的旨趣的，但打電致意却以此為第一次。到民九民十間蘇俄已經打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封鎖，能夠用其餘力，來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列寧更決定了兩個計劃。（一）對西方的被壓迫階級，助他們聯合起來。（二）對東方的被壓迫民族，也助他們聯合起來。他派到東方的同志，有一個叫做馬林。馬林在民十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師次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打一封電到廣州給廖仲愷和兄弟兩人，說他見過馬林，心上非常高興，深信他建國方畧裏的實業計劃，一定能夠實

行。并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爲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劃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總理聯俄的起點了。可是馬林由桂林來到廣州以後，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爲除掉俄國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劃時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斷定香港帝國主義者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愷和兄弟都一樣說法，對別人如何說則不得而知。是時中國共產黨曾和吳佩孚有過來往。馬林也曾去見吳。他說吳的才力比陳炯明高過十倍。但可惜他總不懂什麼是政治。兄弟因此聯想及以前曾有一部份同志，批評李大劍同志不該和吳佩孚來往。須知道在那時候，李還未加入本黨。他拿共產黨員資格與吳來往，確是有的。他想用吳幫助共產黨，做國民革命事業，這也是革命黨常有之事，有什麼可以反對？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以後總理蒙難廣州，八月十五日以後，亡命上海，其時中國共產黨員很替總理抱不平，才陸續來加入本黨。最先加入本黨的就是李大劍由張繼介紹來的。李當時曾對總理說明他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不知總理能否許可接納他。總理答他：「還不打緊，你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的便多起來了。後來蘇俄又派越飛到中國。他到上海時曾見總理，并且曾聯合發表一個宣言，大家都承認中國現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不久越飛因爲抱病由上海到日本東京。總理命廖仲愷同志和越飛同

行。彼此在熱海同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不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攜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春間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做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堅決去幹，其中實有原故的。因爲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介石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羅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森嚴的紀律，遂爲後日回國改組本黨和開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携手了，共同奮鬥，程度又進一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非幫助總理不可。因此才派鮑羅廷先生到來廣東，其時正當陳炯明林虎的軍隊，陷了石龍，攻到廣州近郊。用盡了滇桂粵湘鄂豫諸軍，才把他打退。鮑先生到粵後與總理商量許多，才決定改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之一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會時，恰正接了列寧逝世的凶耗，總理當時甚覺悲痛，曾停會兩天誌哀。并親自出席追悼列寧大會演說他哀悼列寧的感想。大家須知這時各國還沒有正式承認蘇俄，雖然第二國際的首領麥唐納，正在初就英內閣總理之職，但和蘇俄還未有恢復國際的關係。而我們廣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爲列寧開追悼會了。其後俄國復派加拉罕到中國，商量中俄協定事情。蘇俄當時本也知道如果和廣州政府商量這個協定，很可以使中俄關係更加明瞭。但我們的政府尙在實力未充，即使訂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確實的取

銷一切不平等條約，便和甚麼人訂定，也都是於中國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訂定了中俄協定。其時兄弟剛奉總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量進行北方黨務，曾和加拉罕談過。他直說他也曉得曹現不能代表中國的，不過利用曹現現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關係，把從前俄皇時代訂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通通取消，免把此事作一個結束而已。中俄協定成功後，更使本黨與蘇俄的感情又深一點。但因此同時更受帝國主義者的污蔑。他們見得本黨聯俄，無法破壞，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國文報紙日日造謠，濫以爲未足，更想利用到實力來破壞，因此還有是年十月十五日商團之變。此事原委因爲八月一日，商團團長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由粵漢路管理許崇浩介紹，到軍政部領到一張買槍的執照。此照發出之後，不到四天，大批槍械便已由那威船載運入口。總理當時非常震怒，因爲各國賣給軍火與中國人民，必須先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才可以訂立合同。如今領到執照止是四天，槍械便已入口，顯然是老早交易妥當，且已經運到，不過等候騙到執照，才火速進來。所以總理當時便把槍械扣起，并且從嚴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團之罷市。英國帝國主義者竟敢公然於八月二十七日致一件類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給我們的外交部，說是聽聞我們已定開炮攻打商團，如果是實事，英國的海軍司令官，也就命令艦隊開砲打我們的官吏。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條，實是同等的國恥，以總理之志氣此時更憤到不可言狀了。可是因爲當日的環境太惡，也不得不對於商團委曲求全。這也不是因爲怕外人的勢力，實在因爲楊希閔范石生屢行超這班騎兵悍將，已經和商團勾結，不肯奉總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團，而商團

因爲特在他們有兩個後盾（一）是英國帝國主義者，（二）是我們政府統治下的騎兵悍將，曉得我們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十月十日的慘案。商團挾持槍械把雙十節徒手巡行的學生農民工人肆行屠殺，連死及傷，至有數十人之衆。政府更是不罷更忍了，只得把自衛軍，樊鍾秀的豫軍，和黃埔軍校的學生，合攏起來，於是月十五日才把商團打倒。因爲打倒得很迅速的緣故，到後來商團派人到香港要求港督出力。港督說：「已經完了，來不及了」這便是商團勾結帝國主義來推倒革命政府一段故事。商團之所以勾結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所以利用商團做工具，固然因爲總理以聯俄爲外交方針，故不惜百端破壞。然農工運動之擴張，亦是促成此次反動的一個原因。本來本黨對於經濟方面之主張，早已於第一次大會宣言中，解釋明白。是年并曾開過實業講演會，說明了總理的實業計劃和本黨的政綱。一面幫助農工，一面也保衛商民。不用說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兩項政策，於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不利，而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正是對於經濟落後的現象，爲對症發藥，無如那些土豪買辦却着實冥頑不靈，認爲這就是過激，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頑不靈的狀態，恰如從前官僚紳士，反對民主制度認爲犯上作亂一般，遂至不惜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來反噬革命政府，當時革命政府外則受帝國主義之欺侮，與北洋軍閥之壓迫，叛軍之侵擾，內則受騎兵悍將之牽掣，土豪買辦之毒螫，真是重重迫脅，幾乎窒息，在此時期，本黨除了忍辱負重，準備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實無何等表現。是爲第一個時期。

現在要說到第二個時期了。這個時期是由總理北上起，至道

世止。總理北上之目的，當時很多人以為總理是要和軍閥合作，要和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去分政權，這是錯的。但是總理也知道國人會有這種誤會，故此到了上海之後，便邀集上海全體新聞記者談話，說道「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由這一段話看來，就可知道總理北上之目的早已決定了。當時總理還說道：「我負着這個責任北上，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民衆能够了解就是」。隨後總理并且會到日本，要求日本民衆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幫助我們中國革命，取銷不平等條約。所有議論，都載在「孫中山先生經過日本之言論」一書，不必詳細報告。

原本總理到上海時，已受租界外人的壓迫，後來由日本到天津，法領事竟不許總理通過法租界，更不許在法租界住。北洋的軍閥因此便說總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總理的主張和帝國主義是針鋒相對的，當然會引起外國帝國主義的反動。記得當時張作霖也曾和兄弟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他原來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的，大概是因為孫先生聯俄呀。你可否請孫先生拋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和孫先生要好的。」當時我答他說：「孫先生為什麼聯俄？因為俄國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國也都以平等待我國，孫先生便都可以和他們要好的。」張作霖至此，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了。因為也們這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條件。到十二月十四日，許世英葉公綽兩人到天津見總理，總理這時的病畧好一點，就問他：「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

呢？」許葉兩人答：「是的。」總理當時便很生氣，說話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勸總理不必再多說話，總理才對我說：「你和他們說去罷！」總理在那時候雖然是病，從未有發過熱，自從聽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這一段話，着實生氣，是晚便發熱起來，固然總理所患的病是肝癆，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當時病的加重，可以說是實在因這一氣的。後來我和許世英葉公綽兩人說：「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原不是孫先生的主張，自巴黎和會就已經提出的，後來因為巴黎和會會長克里滿梭說：這事不是巴黎和會所能解決的，可以留待將來國際聯盟去解決。所以和會才把這案保留，以後到華府會議我國還是提出的。這是全國國民的運動，你們單是要弄穩一個執政的地位，便連這件大事也輕輕棄掉，如何做得。」他兩人問我怎樣辦，我說：「你們執政履歷，可以說外交團的來歷，暫時可以承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是全國民衆的要求，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現在執政正和廣州革命政府的領袖孫先生合作，孫先生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為當務之急的，執政當然同意并且要補助的。」如此可謂最低限度的讓步了。許葉二人都說：「好，我們就這樣告訴執政這樣辦罷。」是晚我把此事報告總理，總理說且看他們怎樣再算。誰知他們後來對於此事，竟沒有辦到。十二月卅一日總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總理是打算病好再來奮鬥的。不料段祺瑞此時，却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以替代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總理為委曲求全起見，於十四年一月十七日通電（就是令人注意的德電）主張善後會議應加入職業團體代表。以為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即是有真正的民衆主張在內，則我們的預備會議的主張也可以退讓。誰知段祺瑞對這一點也沒有誠意，所以總

理才吩咐黨員，不許加入善後會議。到一月廿六日總理的病愈重了。其時就有一部分的不肖黨員，不遵黨的決議，加入善後會議。至于馮自由江維藩等，又組織什麼同志俱樂部，不惜變節賣身，以達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這班人還說我們利用先生的病，以破壞孫段合作呢。以上就是總理和段祺瑞絕交的原因。總理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雖然受制于帝國主義和軍閥，不能實現，然一般民衆，都已爲總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擁護此兩大主張。所以總理逝世之後，北京民衆，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來，各處反帝國主義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運動，都是總理所播下的種子。總理雖然喪志以歿，然其成功已不遠了。

如今更說到第三個時期：自從總理北上以後，陳炯明以爲有機可乘，又想作怪了。本來總理當出師北伐的時候，已經早把團匪惠州並駐紮石龍的軍隊撤退，希望陳炯明也相除成見，向福建方面進發。但陳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謠，說某日解惠州之圍，某日克復博羅，某日克復石龍，到後來曉得總理病重，更加歡喜，一面聯絡滇桂軍做內應，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勾結會黨僱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幫助他攻打廣州。因此才有去年二月間陳軍攻廣州的事情。此時譚延闓朱益之兩同志担任保隊北江，許汝爲蔣介石廖仲愷幾個同志出發東江，原約楊希閔劉震寰共同担任破敵的，無如楊劉袖手壁上觀，遂不能不單獨作戰，把陳軍驅逐出潮汕以外。這事始末蔣介石同志常有報告，故不多说。自從東江平定以後，就發現楊希閔范石生等與虎來往的函電，知道他們通敵的情形，這是陳銘樞旅長攻入興寧以後，在林虎的司令部內找着的。

此外更發覺了劉震寰親到雲南見唐繼堯，叫他派遣雲南軍隊攻打廣西直下廣東的密謀，一路由龍雲帶兵從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繼堯帶兵從桂林入桂。楊希閔却駐在香港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更和廣東的劣紳買辦勾結，叫他們打電給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廣東督理。這般的陰謀毒計，已醞釀成熟，當時留在廣州的譚延闓朱益之兩同志覺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頭和許蔣廖諸人商榷，決定推倒楊劉的計劃，關於軍事的動作，也留待蔣介石同志報告。現在所說的只是政治上的設施，因爲我們覺得如果單是打倒了楊劉，而民國十二年來的惡化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無用。所以在去年六月一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決議案，大致說明我們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理廣東，又必先從整頓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這決議案定了之後，大本營總參謀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同志立即接受，譚延闓朱益之兩同志下了實行的決心，再由兄弟到汕頭見許蔣各位同志報告一切，大家都以爲這決議案，無論如何，要盡力使之完全實現。所以六月五日以後，便開始攻擊楊劉，六月十二日，楊劉打倒，我們便着手於國民政府之組織。大家有過極重要的商量，就是議決採用委員制。這固意思，本來不自此時才有的，自去年一月廿六日總理入協和病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意見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後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的政治委員的意見都是一樣。因爲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黨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實在再無人可繼。而且在本黨總章第三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

法之孫先生為總理，」並不是說本黨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設有第三章那一章的，因為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却請求總理要加入第三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在世界來說，也推委員會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夠承擔他的，則委員會制實為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後，為什麼許久還不實行呢？就是因為其時楊劉還盤踞廣州，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份列入委員，豈不是又把我們徹底改造的計劃通盤弄壞，故此直到六月中旬楊劉走後，才提出實行委員會制這個問題。我們正想趁這個時候，從事種種建設，不幸于六月廿三日又有沙基的慘案發生，那天我們的民衆止是一個巡行，是響應卅卅上海慘案，及漢口九江各地慘案的巡行，實在毫無挑釁的意思。現在有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是首先開槍，但試想我們如果有挑釁的意思，斷不至於將巡行羣衆，都作密集隊伍，凡是稍有軍事常識的都不會有這樣做法，故此我們挑釁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了。但是帝國主義者為何又向我們挑釁呢？我們敢斷定這是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民衆的一種示威，我們打倒楊劉，不過旬日，便遇着這樣的帝國主義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時候了。我們那時是準備着犧牲的，就是失敗也不計及的，所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把國民政府的委員會組織妥當。二是把軍事委員會組織妥當

，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因為總理遺囑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這國民革命四字做軍隊的名稱。我們一方面於統一軍政的計劃，一方面請廖仲愷同志做統一財政的計劃。至民衆方面，我們努力幫助香港罷工的工人，共同對待帝國主義作一個極大的反抗。這些都是七月一日以後我們所做的事。可是我們一面努力，敵人却也一面給我們以很多的障礙。香港政府對於國民政府，更出盡許多方法去破壞。他們以為國民政府一倒，罷工便不能持久。同時聯兵悍將也在反對軍事統一的進行。如魏邦平梁鴻楷等，就利用土軍排客軍的口號，以從事反動。本來在五月沙六月初的時候，蔣介石同志已率兵由汕頭經海陸豐以赴平山淡水，許汝為同志尚在汕頭，魏邦平去見他，張國良帶楊坤如也去見他，商量兩個條件：（一）由魏擔任聯絡粵籍軍官一致擁護許同志。（二）由張擔任聯絡葉舉熊畧楊坤如等一致擁護許同志。當時許同志以為他們是真正要擁護他，便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叫魏回到廣州幫助軍政打楊劉；楊劉既倒，又叫葉舉帶領全旅送楊坤如回到惠州。當時守惠州的路鳳翔，本來已經派人到大本營輸誠，許同志吩咐葉舉與楊坤如同守惠州，實是還不能相信楊坤如的，所以特叫葉舉監視着他。誰知真自送楊到惠州後，便調他的全旅開回石龍，然後自己回到廣州見許同志，許同志問他為什麼不在惠州，他答既然總司令相信楊達波，便不要監視他。許同志也沒奈何。實則葉之與楊，是早已約定的了。至於他們所以說排斥客軍，因為其時蔣介石譚延闓朱益之幾位最努力的革命同志都不是廣東人，故此做出此等口號，來排斥他。其實此等口號，還是假的。他們實因為要保持往日

割據地盤，籌收稅項這種勢力。如今見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將要實行軍事統一，財政統一，他們驕兵悍將的運命，就要完了。所以他們就決定非推倒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不可，排斥客軍，便是一種推倒的方法，因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見，實行拆台。此外更和一般貪官污吏互相勾結，來共同作祟。因為國民政府以廉潔做表率，以實行民政統一，此於貪官污吏又是大不利的。兄弟當時曾說過：「如果民政不能統一，固然是廣東之禍，但如果仍容那些貪官污吏存在，則民政統一，不過給他們一個發財的更好機會。」他們聽了這些消息，更不得不着急起來。我們一方面決心努力實行本黨各種議決案，他們一方面驕兵悍將的貪官污吏，便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來實行破壞。當八月初間我們已接有報告，說文華堂一班人，經議決要殺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三人。但因為沒有憑據，只能加以防範。廖同志曾說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如何防範得許多，止有聽他來便了。及至八月十九日晚上，政治委員會會議散後，廖先生對兄弟說，你現在仍是照常一個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衛士才好。兄弟說：「我是一個黨員，此次才以中央執行委員列席國民政府委員會，就帶衛隊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也沒有衛士。」他說：「我這兩天已預備了三個人了。」他并且笑着說：「聽聞人家要用手機關槍殺我們，用手槍炸彈是常聽見的，若是用手機關槍，却新鮮得很。」不料到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早上，廖同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果然就給六七個兇徒亂槍打死。兇徒陳順，給廖同志的衛士打傷，當場促獲，在他身上搜着手槍及証據多種。這件案才找出個頭緒。查得這枝手槍，實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子彈，果然是手機關子彈。廖案的全部

，將來結束時當有更詳細的報告，現在不願說過大畧。在廖案發生的當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開過一個聯席會議。指定許汝為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對政治軍事警察有全權辦理，當日晚上，我們三人正在粵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商量應付時局方法，梁鴻楷在室外面對吳鐵城同志說：「現在政府派許汪蔣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是很妥當的，聽說廖仲愷之死完全因為主張共產。朱卓文如果是為反對共產而打死廖仲愷的，怕什麼不敢承認，承認出來，看看有沒人替他幫忙。請你告訴特別委員會三位，此案還是鬆一點好。」吳鐵城當時聽到這話，十分驚訝，不久就來見我們，把這事照直報告。我們由此知道此案關係甚大，不止是文華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報告，文華堂一班人胡毅生等連日晚上去魏邦平家裏談話，夜深方出。二十三日李福林軍長特來見許同志，說「現有一事不能不來報告，因為胡毅生告訴我現在黨軍已由粵漢鐵路開向河南，是要來打兩軍的，你們須準備才好。同時并有一個証人到來，他可以作証。說八月初間，曾在文華堂親眼看見并親耳聽見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處口口聲聲說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以為他們是隨口亂說的，不料他們真做出來。」我們得這這種報告，知此事已緊急，即於二十四日晚上，下令捕拿文華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當拿到林直勉後，由檢察委員會問他，他總不答，我們因他是一個老黨員，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曾救總理出險，所以從優看待他。有一日檢察委員親到他房裏問他說：「一個人做事，要敢作敢當，你既做了，何必不說？」他才說：「在檢察委員會問我，我是不說的。如今既然到房中來問我，我便說出來。」他遂親自寫了十幾

張的供詞，如今還存在廖案審判委員會。供詞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來的主張，但謀殺一事，却沒有知道。他絕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就應是與廖同志。因為廖同志是負責任的人，愈有人攻擊他，他愈是委幹的。受人攻擊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氣來推倒他。如廖同志這種人，想用空話來推倒他是沒用的，其結果非把他殺死不止。供詞中還有一段是說當他參預推倒廖同志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二百萬元的幫助。林直勉聽見這話，很覺得不安，以後就託病不再管這事。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二百萬元這句話實和當日拿著的楊錦龍的供詞是一樣的。楊曾供出他當初本不敢參與這事，後來胡毅生說香港有二百萬元的幫助，他才決心參與的。可見此事是很確實的了。至於胡毅生被黨軍到宅逮捕時，他對兵士說，毅生現在胡漢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騙，立即到胡漢民同志住宅，幾乎累着胡漢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機跑了。胡漢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變，非常痛心，因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來聽他的話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是外間對於胡漢民同志種種謠言，如今已證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二十五日捕拿文華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餘胡毅生林樹魏魏邦平諸人都拿不着。我們在二十五日，還又拿了張國貞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一班匪軍的軍官，并解散了他們在省的部隊。梁鴻楷楊錦龍的罪狀，上頭已經說過，梁士鋒魏邦平，和楊錦龍是一起的。這幾個人拿了之後，張國貞便來見許同志，說他對於此事，早已曉得。兩星期前，魏邦平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曾在他家商議，如何推倒國民政府，并連許同志也要推倒。當他勸他們不可推倒許同志，

以致失了主腦等語。許同志以為張國貞現這樣說總不是與謀的，但蔣介石同志則以為張國貞做粵軍第五軍軍長，既然在兩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來報告，便不至鬧出如此大禍。於今才來報告，顯是明知梁鴻楷諸人被拿，故急來卸脫。而且既然在他家會議，如何不算與謀？這等人尚不拿，那裡還有國法。於是便把張國貞拿了。兄弟對於此點與蔣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惡軍官的事。梁鴻楷被拿之後兄弟等隨命李軍長濟深前赴江門，將梁鴻楷部下妥為處置。兄弟等辦理事，頗受外間一班人的攻擊。究竟辦理得當與否，還要求大會的評判。不過也要要求大會明白，如果當時不這樣認真辦理，則國民政府，必已為一班反革命份子勾結帝國主義所推倒。他們的督理省長，都早已預備定的了。當時雖然因為這樣辦理，錢壓了去，然則同志已死不可復生。這實本黨極大的犧牲，各位代表，如果贊成兄弟的提議，請起立致哀。

(當時全體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譚延闓同志及報告者汪精衛同志皆泣下)

自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廣州的形勢更嚴重了。陳炯明的軍隊在東江方面有捲土重來之勢，重征東江，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廣九鐵路沿路有鄒濤琦莫雄許濟等部屯駐，共有三師之衆。鄒濤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長，在廣甯勾結土豪，殘殺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粵軍師長。莫雄和楊坤如有聯絡，上頭已經說過。九月中旬，陳炯明的軍隊，已由海陸豐長驅直進，馮秩斐張和余應揚都已陸續退至平山淡水。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如果蔣介石同志統率黨軍出發東江，必須經過廣九路，鄒濤琦莫雄已經約定，等他經過，立

即截斷他的歸路。楊坤如堅守惠州以當其前，熊雲舉舉洪兆麟林虎分路併進，黨軍雖然善戰，究竟前後受敵進退無路。各位想想這條計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時候，鄭潤琦英雄的叛變，已漸漸暴露，而許濟部下之譚曙卿陸瑞榮等同志都是深明大義的。他們說道如果政府不用他們就此遣散好了，若是還用他們，他是不能和鄭潤琦英雄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蔣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決定辦法并在政治委員會開秘密會議通過下令把鄭潤琦英雄所部一律繳械。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許汝為同志見得所部軍隊不肖，氣忿極了，便提出辭職，徑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實，無論許潤琦在這裏與不在這裏，兄弟却是這樣說的。九月二十日以後，原本可以出兵東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通敵的事件。本來去年春間，陳銘樞旅長攻破興寧時候，在林虎司令部裏，發見了十三年冬間但懋辛寫給林虎的一封信。信裏所說，都是聯合滇桂軍反叛先總理的話。但懋辛是熊克武的死黨，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來廣州的，原來却編佈出如此的陰謀。所以去年夏間，熊克武有電來說要携帶所部，竊食來粵。我們聽見，已經是不放心了。不憚因他也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正受趙恒惕的壓迫，不能不勉為收容，且以為他經了這番挫折，也許有些覺悟了，所以便指定連縣連山陽山這幾縣給他駐紮，這幾縣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駐地，我們請朱同志讓給他的。他以為三縣還不夠，又將乳源給他。朱同志部則退至四會廣寧。所有這幾縣的收入，都給他做軍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撥款二萬元給他。這是九月二十日以後的事，如果他和我們誠意合作，當然不會發生別項問題的。誰知到十月一日就出了一件重大變故。陳炯明的代表張謙

萬，這天來見朱益之同志。直說：「現在的事體，陳鏡公早和熊錦公有約定了。譚延愷呢我前時見過他，他不理我，我們如今也不理他，現在只是等益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當時極極了。但還忍耐着盤問他。他見朱益之同志神色有點不同，慌忙說道：「我們已準備三十萬給你呢！」朱益之同志忍耐不住了，就叫衛兵把他綁起，我們從此才知道注意。查檢電報，竟又發現了但懋辛由香港致熊克武的電，開說各事都已接洽妥當，不日可以來省。我們知道事機危迫，就在三號把熊克武扣留，並在他住所搜出了許多通敵的函件，已經用寫真版發表的。熊克武扣留了以後，我們把川軍交馮子模代領。後來我們又截得陳炯明打給馮子模一個電報似由趙恒惕方面轉來的。內裏說的是「熊錦公已給在蔣兩人扣留，川軍應即退回湘邊，炯已商趙省長設法保護」等語。於是不得不命國民革命軍第二三軍去解決川軍了。這事件實關係國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道，熊克武扣留之後黨軍才出發東江。但其關係尤不止此。雖然當時北江方面，還有第二三軍，熊克武即使作反，也沒有什麼可怕，然而我們要曉得如果川軍還在北江則第二三軍便不能不看着他，當十月十四日惠州克復之後，陳炯明的軍隊為要解他東江方面的危急，決定從南路發動，直搗廣州，以牽制我們的東征軍，於是陽江羅定雲浮新興恩平開平台山相繼失守了。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重要的所在。當時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為蘇廷有臨時變叛而梁鴻楷舊部之梁鴻林洪欽曜兩部，亦同時變叛，徐漢臣等便乘勢衝入，鄧本殷等的聲勢便大振起來，糾率賊衆約二萬餘人而南路各軍指揮陳銘樞同志祇有第十師，雖然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已派兵援助，但也不過千多人

，在冠水口一帶和敵人相持，真真是賊衆我寡，這時如果不調第二三軍星夜赴援，南路軍事便不堪問了。但如果熊部仍在，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够離開北江？如果離開，熊部即可乘虛來搗廣州了。幸而第二三軍已於十月中旬，進步解決川軍。又由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命白崇禧由廣西進兵兜截。因爲李黃早已知道熊克武的陰謀的。他們曾發現熊自湖南經廣西來廣東時沿途和唐繼堯往來許多密電。電文內容雖不能悉，但國民政府是和唐繼堯反對的，他和唐繼堯這樣密切，一定是不懷好意，故決心要解決他。後來川軍果然走了回湘邊，給唐生智繳械，川軍至此才算結束。以此之故，十月廿六七等日第二三軍，才能抽調回來救援南路，使陳銘樞師長所部士氣大振。冠水口告捷之後，把恩平開平台山新興雲浮羅定陽江一律恢復，以後更勢如破竹把幾年陷于敵手的高廉欽雷諸州縣都次第恢復。計自十月六日東征軍事開始動作，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算統一告成。大約不過一月瓊崖也可以攻下了。以上說是捕拿熊克武的經過。至於熊克武應該如何處分，這應歸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兄弟并想

反攻

國家主義者的「左排」與「右排」 雁冰

中國人對於「中」字有一種特異的迷信，總覺得凡是「中」一定是好的，所以就有許多人利用民族的幼稚心理來自己標榜是「中」。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雖

要求大會下一個公道的裁制。

以上所述是第三時期。我們在這時期中一方面因爲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努力去反抗。一方面因爲反革命之變亂，努力去掃除，尙算奮鬥得有一點成績，至於以後計畫，謹概括陳述如下：

我們從此以後，對於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軍事訓練，這幾個決議案可以着手去實行了。現在計畫第一步，是趕快把廣東鞏固起來，所以要除盜安民，其根本方法一面從人民經濟方面着手開發實業，一面從人民組織方面着手把各種自衛團體做好。因爲這種組織如果不好，則或彼此發生衝突，或爲匪徒濫藉作惡，非加以徹底整頓，不能收治安之效。我們因此已組織一個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大會，想根據這些方法做根本救濟。至於計畫之第二步便是我們要把主義及政綱努力推行到全國，這是不能於此時即有報告的。

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會以來重要事實之經過，至於理論方面，及未能見諸實行的。恕不多說。

然行動上已證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們抵死不肯承認是「右」，硬說是「中派」，他們很巧妙的造出兩句「警句」：舉起左手來打倒赤化的左派，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這也無非聲明他們是不左

不右的中派，想取得深宵「中蘇」的民衆的信任而已。

但是事實上，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及其黨徒並不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都反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的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所責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楨——流入——聯合着拚命破壞他們所認爲「赤化」的左派。這便是瓊龍路四十四號偽中央執行委員會裡的先生們的「中」了！

「戲法人人會變」，國家主義者也來玩這個把戲了。「醒獅週報」第六七期裡有什麼「中國全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招待上海新聞界紀事，有一位先生也說他們國家主義者是「右排英日帝國主義，左排蘇俄帝國主義」了。奇怪得很。蘇俄是共產主義國家，正英日帝國主義的死對頭，不料却有人稱之曰蘇俄帝國主義，這種奇譎真堪令人齒冷。姑且退一步，我們不去討論「蘇俄帝國主義」一名詞是否應成立，只將國家主義者的行動來看一看，看他們是否

國家主義者——帝國主義最新式的工具

廣東國民政府的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是可由從前的沙面罷工與此次的香港大罷工以及從前的收回海關運動証明了的。凡是有良心的入，總不能不說廣東國民政府是時時處處擁護人民利益國家主義，而對外國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的。然而主張右排英日帝國主義的「醒獅週報」對於廣東國民政府始終沒說過一句好話。他們造謠，比別家更毒，他們誣蔑國民政府，比外國帝國主義的謾罵更胆大。他們昧着良心，居然說「黨政府是俄屬政府」（醒獅第五八期），居然說「廣州揭國民革命的旗幟而藉助於外力」（醒獅第五五期），居然說「廣州之地誰屬？」（醒獅第六

「左排」了以後也「右排」。我倒極想替國家主義者個說，但是事實不許我。事實上証明：當去年五卅運動正熱烈的時候，上海的國家主義者並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國主義」，反而天天「左排蘇俄」，天天醜陋上海的愛國民衆是共產派，是受了蘇俄的金錢與指使，正與英美帝國主義的機關報「大陸報」與「字林西報」一鼻孔出氣！醒獅週報大概可信得是最正式的國家主義者的言論機關罷，請看看他的全作六十七期的報紙，可曾放胆「右排」過？我們細細翻過了六十七期的醒獅週報，只看見罵廣東革命政府的文章，罵廣東國軍來爲赤化的文章，拾人唾餘罵蘇俄的文章，却不見幾篇結實實「右排英日帝國主義」的文章！自然也有二篇罵蘇俄的文章，但是這還不是那位編輯先生自己覺得太撒謊了，勉強敷衍一下遮遮自己的面子麼？這便是國家主義者所謂「左排右排」，這便是國家主義者所謂「中」！

雁冰

六期）。他們這些說話，都是帝國主義者所想說而又顯着應恥而終於不敢說的；不料自稱爲愛國的國家主義者，自稱爲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者都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以取悅於英日帝國主義了！我們忠告醒獅派，全國的民衆是不會永久受你們的欺騙的；你們陽爲愛國而陰爲帝國主義者最新式的工具的鬼伎倆，全國民衆是終於會看穿的。我們再忠告受愚於國家主義派的青年，你們要以批評的眼光看國家主義者的言論與行爲，你們該知道所謂國家主義是一種什麼東西了。

國家主義與假革命不革命

雁冰

在江浙一帶，不但有許多青年讀國家主義，也有許多半新不舊的中年人在那裡讀國家主義，好像他居然是一個國家主義派的革命家了。去年五卅運動之後，約在八九月間，我到了蘇州，又到了杭州，兩處都住了五六天，會見了好些朋友，和那兩處地方的社會領袖（多半是教育界人物），才知道那兩處的半新不舊的素來不知國家為何物的中年先生們現在居然一變而為國家主義派的革命家了。蘇州和杭州的青年的國家主義者似乎尚未知道我是國民黨黨員；他們和我的談話中，不但反對共產黨，也反對國民黨。國家主義者反對國民黨，原不足怪！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那些半老的先生們為什麼忽然譚起國家主義，要做國家主義的「革命家」？我很用了些考察的工夫，方才把這個謎解決了。原來國家主義是躲避革命高潮的好盾牌！

當民衆的革命熱潮未發動的時候，社會上一些懶怠的智識階級總是反對革命的；但是一旦民衆間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革命」二字成爲流行品的時候，那些懶怠的青年的或少年老成的智識階級見得反對革命是無用了，並且要成爲背時的怪物了，可憐他們還想在社會上混碗飯吃，還想混充社會中堅人物，覺得潮流是不可不順應的，而又天性沒有革命思想，沒有革命的勇氣，他們覺得不讓革命便不時髦，而讓革命又危險，他們正是進退兩難。于這時候，

忽然有國家主義這件東西出現，聽聽他的主張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聽聽他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態度是「內不妥協，外不讓步」，真是一件又激越又圓滑，又時髦又不過激的好東西。那些懶怠的不革命中年智識階級在社會上混得那麼久，豈有固不識相的麼，他們自然就心領神會的發一口氣道：「哦！來了！這是一個不鬧事的玩意兒！」于是他們就大譁其國家主義了，于是他們既免得被民衆罵爲不革命，視爲背時的怪物，以至搖動他的社會地位，並且得了愛國志士的好招牌，民衆運動中也可以刷一足，出出風頭；不但如此，並且因爲國家主義者特別的色彩是專門反蘇俄與共產黨，所以他們覺得不但不會得罪一個有勢力者，還可以獻媚于英美日法帝國主義與其所勾結的軍閥。這便是懶怠的不革命怕革命的中年智識階級一變而爲假革命的國家主義者的心理經過了。

所以我敢斷言，中國的革命高潮一天高漲一天，那就假革命與國家主義者一天多似一天；正和杭州張小泉的剪刀舖生意愈好，那假冒牌的「真正老張小泉」開得愈多，同是一個道理。所以我覺得近來各處都有號稱國家主義的團體發生，實在是一毫不足爲奇。所可惜者，有許多真想革命的青年却上了當，爲他們所欺！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概要

十五年一月廿五日中央黨部舉行紀念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報告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一月十九日閉幕。其間經過情形，已有大會日刊及本黨日報次第發表，若欲知詳細，俟將來大會秘書處，將種種報告印出後，閱之便了。兄弟今日不過把大會經過作一個簡單概括的報告而已。如今先說：

(一) 大會組成的分子

甲，出席總數。此次到會代表計共二百五十六人，除代表外出席大會者，尚有中央執行委員七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三人，中央監察委員一人，蒙古政府特派員一人，廣西省政府特派員二人。統計出席大會者，共為二百七十人。

乙，各省區及海外黨部代表之數。若依地域區分，則各省區及海外黨部代表之數如下：

直隸三人	山東五人	河南二人	山西一人	陝西三人
甘肅一人	四川六人	湖北四人	湖南七人	江西三人
安徽三人	江蘇五人	浙江三人	福建四人	廣西九人
廣東十一人	雲南一人	貴州一人	奉天一人	吉林一人
黑龍江一人	北京五人	上海七人	漢口三人	熱河一人
哈爾濱一人	特別市五人	特別市七人	特別市三人	特別市一人
廣州十一人	察哈爾一人	綏遠一人	內蒙古二人	海外三十三人

此外已被選而因事未到或被拘禁阻滯者尚有十一人，除雲南貴州熱河三處代表係由中央指派外餘均由地方黨員選舉計國內二十二行省三特別區四特別市，除新疆無黨部代表外，其餘均有代表出席矣。

丙，本黨各界代表之百分比統計。若更依性質區分，而列成百分比統計，則各代表分數如下：

- 一 各省區黨部代表一〇六人 百分之四十(弱)
 - 二 海外黨部代表三十三人 百分之十二(強)
 - 三 工人黨部代表三十三人 百分之十二(強)
 - 四 軍隊軍校及軍事機關黨部代表七十人 百分之二十六(弱)
 - 五 行政機關黨部代表十一人 百分之四(強)
 - 六 中央黨部代表十一人 百分之四(強)
 - 七 學校黨部代表二人 百分之一(弱)
- 其中有女代表十六人 百分之六(弱)

由上所述則此次大會各界代表無不具備。可稱為真正的全國代表大會，而名符其實者也。

(二) 大會之重要決議

甲，接受總理遺囑。開會議之第一日，全體代表即決議「謹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并努力以履行之。」是為此次大會之春雷第一聲。此案通過之後，并於翌日在粵秀山舉行建築大會接受遺囑紀念碑奠基禮，以表示態度之嚴重，并垂紀念于永久焉。

乙，完全接受第一次大會所定之政綱。第一次大會所定最低限度之政綱，為總理根據主義切合時勢之重要方案。兩年以來，以環境之惡劣，迄未實行其百分之一。雖幸賴同志奮鬥，已將廣東之惡劣環境衝破，而另闢一光明之局，然盱衡世界與中國之大勢，第一次大會之政綱，實有繼續履行之必要，而不必再事乎更張，故大會決議對於總理在第一次大會手定最低限度之政綱，仍完全接受，今後所努力者惟在講求以如何方法圖此政綱之實現而已。

丙、總章之修改。第一次大會所定之黨章，兩年以來，從事試驗，覺其大體尚無甚阻碍，故此大會所修正者，不過四點：其一，則為第四章關於總理一章之保留，此章以總理現經逝世，本無存在之必要，惟為紀念總理計，特為保留，併于四章之末加以附註，說明「總理已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四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接受總理遺囑特保留此章以為紀念。至紀念之方式則于各黨部懸掛總理遺像，凡開會時必須宣讀總理遺囑，及每星期舉行紀念週一次。」其二，則為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之設立。前者中央黨部秘書處雖有委員三人主持常務，然人數過少，負責實難，致往日黨部開會，出席者寥寥如晨星，此於黨務進行，實為一大障碍。此次大會有感于此，故特規定中央黨部設常務委員會，以中央執行委員互選九人組織之。此後凡百事務，當必以多人負責之故，而進行敏捷。其三，則為各級黨部候補委員出席各該級委員會會議權限之變更。往者候補委員，止可出席發言而無表決之權，故多徒掛虛名，於黨無多大之貢獻，此次大會則改定候補委員如遇委員缺席時得依次遞補取得臨時表決權。惟取得臨時表決權之候補委員，不得超過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為限制。蓋欲候補委員，亦得根據此條章程，以取得一部份表決權，使亦能分負黨中工作一部份之責任，比前此條文之呆板實超勝也。其四，則為中央黨部特派員之規定。兩年以來，由黨務進行上所發見之缺點，最大者為中央與各級黨部之聯絡太少。此次大會規定中央黨部可派遣特派員分駐各地，各中央委員亦得出席於各地之各級黨部以指揮其進行。此法實行，蓋足以擴大黨的勢力，嚴密黨的組織，而一矯從前渙散疎慢之失也。

丁、宣言之發布。此次大會宣言，於政策政綱均仍秉承先總理之遺教，與第一次大會所定之方案，本無特殊之意見。惟宣言中之最有價值者，則為對於民族主義之正當認識。先述世界之現狀，次述中國之現狀，次述本黨努力之經過，而殿之以結論，說明本黨已認清楚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實與國際民族解放運動同其消長。(一)則對外交打倒帝國主義，而聯合世界革命先進國，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并聯合帝國主義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民衆。(二)則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若軍閥官僚，買辦階級與土豪，其必要之手段則在造成人民的軍隊，造成廉潔的政府，提倡保護國內新興之工業，與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至於黨員之訓練則特別注重於革命化與團體化，互相親愛，互相扶助，互相攻錯，以期不負總理之指導與民衆之期望。一言以蔽之，此次宣言，蓋為吾黨指出實行政綱之切實方法，而非一般政黨鋪張揚厲之空洞文章也。

戊、紀律問題之解決。吾黨今後最重之任務為造成一強固有力的革命黨。然欲達此目的，莫要於首先造成森嚴的紀律。此次西山會議與各地反動分子之破壞黨部，實均為徒逞意氣不識大體之舉動，而正中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毒謀。本黨若任其搗亂，不加制裁，實足以搖動國民革命之陣線而予中國民族解放前途以不利。故此大會對於西山會議及各地反動事實有關的黨員，均有適當之處置。其屬居心不真根本圖傾覆本黨者，則加以永遠開除黨籍之處分，其屬一時衝動受人利用而不自覺者，則先予以嚴懲之警告，而希望其改變態度，仍與吾人同走上革命的陣線。至其詳細

辦法，則報章早已發表，毋庸于此費詞矣。

己，其他各種之決議案。以時間之限制，莫克詳述，舉其舉大者。若政治報告決議案，則表示對國民政府滿意，而勉勵其繼續努力。若關於軍事決議案，則實行改良士兵生活與確定對軍事上之工作，此雖非軍事大計劃，而實現在軍事上最重之要點。若財政決議案，則實行財政統一，改良幣制，改良稅則，確定預算，募集公債，收回海關。若黨務決議案，則遵守總理遺教集中革命分子，而消弭無謂之爭執。若宣傳決議案，則加辦黨報，補助各種週報，若工人決議案，則確定勞動法規並工會與黨的關係。若農民運動決議案，則禁止高利貸，規定最高租額，與禁止剝削農民之雜稅。若商民決議案，則推廣商民協會，引導一般商人加入國民革命。若青年運動決議案，則注意教育之革命化與平民化，並平民學校之擴充。若海外黨務決議案，則補助建設海外同志協會，與特別保護歸國華僑。若婦女運動決議案，則制定男女平等之法律，並開放各職業機關。若實行對外政策決議案，則繼續聯俄政策，與世界一切被壓迫民衆聯絡。若對北方時局宣傳決議案，則維持國民軍，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反對恢復約法與曹錕偽憲，並促成國民會議。凡此種種決議案，均以本黨主義政綱為根據，而期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者，吾黨同志，固人人有其應負之一份責任也。

(三) 海內外各黨部發展之概況

除各種決議案以外，有當附帶報告者，則為海內外各地黨務發展之概況。據吾人此次接受各地黨部之報告，實抱無限之樂觀。在國民政府治下之區域，黨務之發展，固有一日千里之勢。即各

地黨部，亦以本黨努力宣傳之故，已取得民衆相當之了解與信仰，故黨員人數驟增，已至五十萬。去年以總理逝世，各地民衆參加追悼會者人山人海，尤為本黨勢力深入民衆心坎之絕大機會，至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帝國主義者之猙獰面目已完全揭露。軍閥甘受帝國主義者之指揮以壓迫民衆之暴行，尤為民衆所認識與痛恨。凡此事件，均足以使本黨之宣傳，多一重事實之確證，而民衆對於本黨，亦自然發生熱烈的傾向。吾人敢信今後之帝國主義者與軍閥，雖極力壓迫本黨，然本黨必不因此種壓迫而退步，必且因此種壓迫而更加促進革命時機之成熟可以斷言。凡我同志，倘能一致在本黨主義之下，努力奮鬥，則三民主義之實現，必不在遠矣。

(四) 今後應注意之點

本黨主義既已漸入民衆心坎，則本黨今後之工作更將重要而繁多，此不特表現民衆革命要求之急切，同時亦表現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末路已近。故本黨今後第一要務，即須擴大其組織與宣傳，俾民衆了解本黨之主義與政策，確為謀民衆之福利與安寧，則黨員人數自必增加，而革命勢力亦以之堅固而濃厚。第二，應注意於全國的發展，以求本黨勢力普及于全國。因此則黨報的宏大組織實為最要，蓋黨報為宣傳中最有力能普遍之工具，如內他交通往返不便則藉黨報之力引起革命思潮可自動的為本黨而努力。第三，應注意於農工運動，本黨既係以全民革命為目的，則決不能以智識階級從事革命為己足。中國的農民與工人占全國人口之最大多數，其所受之痛苦亦最深切，故農工運動尤為重要，而商人亦不可忽畧，或以商人為不革命者是大錯誤。商人中除少數買辦階級及奸

商外，亦是受壓迫階級，故此後亦不可不注意。第四，應注意於履行紀律，上文已畧述大概，蓋本黨二年來之種種經驗實非有森嚴之紀律不足以使反動分子絕跡而鞏固本黨之基礎，作強有力的奮鬥。第五，應使民衆了解本黨之聯俄政策，聯俄爲本黨總理之革命大策畧，若不從速宣傳，則無謂之爭執，將伊於胡底，革命前途實多障礙，故本黨今後之宣傳方針中，亟應將此政策普及於民衆，使

本刊特別啟事一

本刊因舊歷年尾年首印刷工人例必停工，改延遲出版日期，有勞讀者諸君盼望，深爲抱歉；自第五期起，本刊力求準期出版，並將欠延之三期趕出，特此預告，諸維鑒照。

知中國民族解放問題，必要放在世界人類解放問題中纔能解決。世界人類解放問題，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相待之民族及一切被壓迫之民衆，共同奮鬥，纔能解放。苟大多數人了解這個意義，不但是中國革命之成功，亦即世界革命之成功也。以上所陳，願我同志共勉之。

本刊特別啟事二

本刊第七八期合刊特大號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內容除大會各項重要報告及決議案外，又有「大會日記」一篇，評述大會之經歷，並包含重要演說詞。全書約在八十面左右，較平常增加一倍，特此預告。

政治週報價目

(甲)訂閱——國內壹元寄足五拾期，國外壹元寄足三拾期，郵票代款無折扣。
(乙)代派——每份大洋二分，對折計算，寄費歸本報增負。拾份起碼，拾期清算壹次(歡迎全國各地書店及個人代派)
(丙)零售——每份銅元四枚(但廣州本社不零售)

各地分售處

廣州	民智書局	國光書店	丁卜圖書社
上海	上海書店	羣益書社	亞東圖書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部	各學校號房	
長沙	文化書社		
武昌	時中書社		
蕪湖	科學圖書社		
汕頭	汕頭書店		
寧波	明星書店		
嘉興	嘉興書店		
開封	國民書社		
西安	廣益書局		
杭州	知行書社		
平陽	新新書社		
南昌	明星書社		
太原	晉華書社		
潮州	青年書店		
雲南	新亞書社		
福州	學生聯合會		
重慶	唯一書局		
南京	樂天書局		
寶慶	寶慶書局		
黃梅	書報流通處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宜昌	精益公司派報部		
紹興	亞民文具實業社		

贈閱辦法

(甲)全國各地任何團體機關或團體機關內職員索閱，函到即寄。

(乙)國民黨從區分部起各級黨部每處至少贈一份由上級黨部分配輪流閱看。同志個人欲備此報者，須向當地書局購買，不能贈閱。

發行通信處

廣州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